

李 冰 文 集 ● LIBING WENJI

李 冰 文 集

李冰文集

1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作者简介

李冰，原名曹炳文，1925年9月2日生，山西省原平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曾在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作地下工作。1944年赴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后在华北联大文工团戏剧研究室任研究员。1948年南下开封、武汉。历任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作协中南分会及作协武汉分会党组成员，主席团委员，武汉市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等职。

1946年春发表短诗《大娘》，《我回来了》。1948年写出长篇叙事诗《赵巧儿》，1950年作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一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作品。1956年出版长诗《刘胡兰》，1959年开始创作多部头长诗《长桥》，1961年前后写了《三峡放歌》组诗，长诗《巫山神女》。此外，先后出版了短诗集《红灯笼》，《花开季节》，《火龙衫》，《春天的故事》，《春风集》，《波涛集》，《南风集》。1986年还发表诗剧《牡丹的传说》。



1948年作者南下途中摄于开封。



1953年春作者与贺敬之同志摄于武汉。



1983年5月作者回到二十多年前生活过的湖北襄阳农村，与老朋友们（当地基层干部）亲切交谈。

长诗《赵巧儿》初版封面



序(一)

贺敬之

你是太阳的后代，/群星的子孙。/你来了，为了发光，/你去了，不声不响。/毫无怨言，绝不悲伤，/你不要树碑赞颂，/也不去占用墓场。(本书第 171 页)

借用这部诗文集集中的这几行诗句，作为它的作者一生的写照，我想是贴切的。

这是一名革命战士的一生，一名文艺战线的人民子弟兵的一生。

是的，不需要“树碑赞颂”。在人民群众心中，在人民的文学史上，作为革命诗人和人民作家队伍中的一员，李冰这个名字是不会被忘怀的。

他来自延安，那北斗星孕育群星的地方，那唱出“东方红，太阳升”的地方。那是他诗的生命源头，也是他生命的诗的起点。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战士的长长行列中，在共和国的漫漫征途上，他的诗的生命和生命的诗在延伸，在壮大，在发光。

从起点，到终点：不论是晴空丽日，还是风云突变，此心如故，始终如一。战士的脚步只是向前，不改方向。歌手的歌喉愈益嘹亮，不变音色。

他未曾名噪四海，但却名副其实，“确实像延安来的”，“真正是革命作家”。——人们用平凡的语言道出对他不平凡的评价。

作为老战友，为此我感到欣慰，也感到鼓舞和自豪。

虽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心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很长。

在从延安出发的路上，我曾同他一起，共同怀着抗战胜利的喜

悦，挽臂登上黄河渡船，奔向华北解放区。

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和硝烟中，我们共同怀着战斗的激情，一起奔走在张家口前线。在他的人党志愿书上，作为介绍人的我，用激动的手签上了我的名字。

在此后的和平年代里，故人南北，风雨遥念。在云雾聚合的1986年之秋，他信中寄来的诗句，是告慰，是互勉，是激励：“心底延河未冻结，满头霜雪又如何？浮名如烟随风去，正气无价不朽歌。”

正是这样的战士之心，跳动在他从最初到最后的每一部诗篇中。

正是这样的战友之情，使我重读他的全部作品如同重读他的一生。

像所有真正的诗一样，不论抒情还是叙事，都是诗人自我形象直接或间接的写照，诗人个人历史或长或短的记录。作为有半个多世纪人生经历的革命诗人，李冰留下的文字虽然数量不算很多，但它写照的却不是短暂的瞬间，更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亿万人民走向解放的整个时代。他是自觉地服膺于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写人民之史，而把抒个人之情、叙个人之事、写个人之史融于其中的。

这对于受过延安革命洗礼的诗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李冰与他的先行者和同行者一样，写一我和写众我是分不开的。写人民和为人民而写是分不开的。要为人民所利用，又是和要为人民所理解、为人民所喜爱分不开的。由此，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革命现实主义和民族化、群众化的创作道路，一生努力于探索诗的革命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群众性的统一，个人风格和民族风格、群众风格的统一。

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会被所有人认同的唯一的创作道路，也不认为李冰的创作实践已达到成熟完美的至境。作为战友和诗友，

我们曾多次谈起这一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中曾有过的某些偏失。在他曾指出过我作品中的不足的同时,我也指出过他的不足。不过,我们从来不曾怀疑这是一条正确的宽广大道。作为他的读者,我从来认定他是在这一道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的一位新中国的优秀诗人。

他的抒情诗鲜明地体现了抒人民之情和抒个人之情的结合,“小我”和“大我”的结合。在持相同诗学观的诗人中,他具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他的风格质朴而兼有豪迈,明朗而渐趋深沉。在形式上他继承民族、民间的传统而立足于发展创新。

就他的全部抒情诗作来说,当然不是篇篇精粹,句句闪光,但却可以说是章章情真、行行意切。数十年心牵魂绕,始终不离人民命运、祖国河山和时代步伐。尤为可贵者,面对逆风浊流,依然是战士风姿,延水情怀,而绝无一丝西病之态和东施之相。

从50年前战火未熄时的《我回来了》,到今日风云巨变后的《杨家岭的声音》,一一展卷重读,使我不能不为之感动、感慨和感奋。

在李冰各种形式的作品中,文字数量占最大比重的是叙事诗。无疑地,这也是他创作的主要成就所在。继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之后,他是在同一道路上,长期坚持同一体裁创作收获最丰者之一。

从成名作长篇叙事诗《赵巧儿》开始,他一生创作了大、中、小型十余部叙事诗佳作。执着于叙人民之事、写人民之史的初衷,孜孜于民族化、群众化的追求,潜心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叙事性和抒情性结合的探索,他数十年中锲而不舍,在思想深度的加强、题材的拓展、艺术手法的丰富等方面不断提高,更上层楼。

这一系列叙事诗的共同主角是劳动人民。

他(她)们是: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农妇赵巧儿(《赵巧儿》),“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农村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刘胡兰》),

投奔延安的无名革命者(《飞驰的星》、《旗》),修建长江大桥的工程指挥员和老工程师(《长桥》),以革命精神教育后代和爱护干部的上甘岭英雄(《娇子》、《军长的一项命令》),以及神话传说中的修赵州桥的木匠鲁班(《鲁班修赵州桥传说》),投身巫山姐妹、征服长江水患的神女瑶姬(《巫山神女》),反抗暴君暴政的劳动妇女化身的牡丹仙子(诗剧《牡丹的传说》),等等。

为劳动人民中这些不同身份的人物唱出热情诚挚的赞歌,为他们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自身的史实作出真实生动的记录,从而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和美学观提供一份诗的诠释,这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它的核心题旨就是:中国人民在追求光明的长期奋斗中焕发和高扬起来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这也就是:体现着这种精神的生活中和艺术中的崇高美和正气歌。

我当然不敢说这些诗篇已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但今日重读,确如故人重逢,它使我不能不抚今追昔,心情难平。

我要说,这种精神是真实的,在祖国的大地上是确实存在的。由于它的存在,由于有它作为精神的脊梁,才使得我们民族的历史成为可堪称道的历史。也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我们民族的诗史成为可堪称道的诗史。

因此,我们需要它。不仅过去需要,今天和明天更加需要。

为了实现这种需要,当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需要有更多好作品出现。妨碍好作品走向更多读者的各种客观困难需要克服。其中,当前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对淡化和否定这种精神的各种高论需要明确地说:“不”,对为达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总目的而“告别革命”,从而也必然要“告别”革命文艺的种种倡导,同样需要响亮地说:“不!”

不应再重复的历史教训已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这种“淡化”、“告别”和“消解”，不仅对文艺更对人民，不仅对人民的过去更对人民的今后意味着什么。

李冰同志辞世已经两年多了。他的这部诗文集得以出版，也许正应了诗中所写：“当你需要的时候，让山风唤我返回。”

不过，我却愿意这样说：他并没有离去。他的歌声不会消逝。

如果只属一己之利，那确如开头所引，他是“不声不响”的；而为履行战士之责，他的歌声却决不微弱。因为，它是和同道路上的新老战友的歌声一起，同属人民心声的合唱，同与真理的强音共振。请听——

那发狂的风，/难以淹没他的声音。

那声音汇入风声，雨声，/涛声，浪声，歌声；

当风云变幻的时刻，/越发动听。

1998年3月20日于北京

序(二)

於可训

记得在念高中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读到了一位名叫李冰的诗人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后来忘记了(现在推想应当是他出版在1963年的《波涛集》),但集中的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十分深刻。那些诗大多是歌咏长江三峡景物和历史传说的,诗的句式短促,气魄雄放,颇合古典诗词的律度。虽然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对这本诗集的好处作出具体的评说,但我却深深为之着迷,并且在以后学习写诗的过程中,也从中获得了不少的影响和教益。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名叫李冰的诗人是本省文艺界的一位革命老前辈,也是载入现当代文学史册的一位资深作家。但可惜的是,直到这位前辈诗人去世,我都无缘与他相识。这次因受一位师长的嘱托,让我这个后生小辈来为即将出版的《李冰文集》写一点读后的感想,我才有缘得读李冰前辈的主要作品和他的有关生平资料,算是了却了结识这位我年轻的时候就十分喜爱的诗人的一桩心愿。或许也正是因为我的内心对这位前辈诗人存了这一份未了的心愿,我才斗胆应承了这桩原不当由我而且我也不配来完成的工作。我想,对这位前辈诗人的文集,我所能说的,仍然只能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一点读后的感想。

李冰同志开始写诗的四十年代,是一个国难深重的年代。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不但成就了一代志士仁人(包括诗人),而且也成就了中国的现代新诗。今天的读者对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诗歌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诗歌却不能不说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标志。自毛泽东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

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整个四十年代,以李季等为代表的一批解放区诗人,以自己的力践躬行,深入民间,发掘民间诗歌资源,使中国诗歌深厚的民间传统在四十年代解放区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发生了一次创造性的转化,成功地进行了新诗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艺术实验,结出了类似于《王贵与李香香》那样的一批丰硕的艺术果实。李冰同志的诗歌创作即是开始于中国新诗这一轮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艺术实践之中,并且也如李季等诗人一样,在四十年代后期,以自己的叙事诗力作《赵巧儿》,为新诗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成功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严家炎主编)评价这部叙事诗作的艺术,认为它“运用了心理描写、插叙等手段,概括了较为广阔的生活内容”,“较为丰满地塑造了赵巧儿这个从土地改革运动中觉醒成长起来的劳动妇女形象”。这个评价同时也表明了李冰这期间的叙事诗创作,与同期其他诗人的诗作相比,确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这个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李冰的《赵巧儿》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了叙事诗作为一种叙事文学品种所特有的多样化的叙事功能,从而将四十年代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诗歌作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

如果说李冰的《赵巧儿》在发挥叙事诗的叙事功能方面为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诗歌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话,那么,李冰的另一部重要叙事诗作《刘胡兰》对当代叙事诗创作的艺术贡献,则是在强化叙事诗的抒情特质方面。这部同样是孕育于四十年代,但却是在五十年代“重写”和发表的叙事诗作,一改我们习见的叙事诗大多比较倾向于追求客观化叙事的作风,将全部故事情节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沉浸于浓郁的抒情氛围之中,并通过诗之为诗所特有的抒情手段,去完成叙述事件和塑造人物的艺术目的。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叙事诗的叙事功能的反动,但却是通过这种形式上的反动使叙事诗真正回到诗的抒情的本位。因为叙事诗毕竟不

是如小说那样的叙事文学品种,它虽然也要求具备叙事的功能,但却是以诗的方式叙事或曰诗化的叙事,否则,也就失去了诗的特质或不成其为诗了。李冰的《刘胡兰》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当代叙事诗创作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同时也应当看作是李冰的叙事诗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之后,李冰的创作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个境界我认为他如同当代其他许多诗人一样,由对民间诗歌的“拟形”(或曰追求形似)转而得其神韵,进入一种“拟神”(亦即追求神似)的状态。这种进入“拟神”状态的代表作,对李冰来说,我个人认为,无疑应当是他的抒情诗集《波涛集》。这部诗集中的诗作虽然已经完全脱去了民歌的外形,但民间诗歌内在的神韵,却是铸造这些作品的艺术灵魂。而且,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艺术精神,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借助其与民间诗歌的天然联系融入当代诗歌创作的。毛泽东当年曾经主张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虽然今天未必仍然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但不可否认的是,活跃于五、六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代诗人却为此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极有价值的结果,我认为出现了——一批深得中国古典诗歌(包括民歌)的精神气韵又确实是现代新诗的优秀作品,和在这种实验当中取得了重要成就的一批优秀诗人。这样的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已为文学史家和广大读者所认定,无须我来举例。但毫无疑问,李冰和他的《波涛集》是不应当被人们忘记的。

我说过,对李冰前辈的作品,我配说和我所能说的,不过我的一点读后的感想而已。除了对作品本身的感受之外,我最为钦佩的还有这一代人对艺术的真诚和执着。李季在谈到他四十年代在陕北搜集民歌“顺天游”的感受时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行走在黄沙连天的运盐道上,拉开尖细拖长的声调,他们时高时低的唱着‘顺天游’,那轻快明朗的调子,真会使你忘记了你是在走路……”李冰在四十年代的陕北同样也作过这样的搜集民歌的工作,

他同样也说过“这些民歌，实在使我沉醉”之类的话。我们常常觉得四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太多“为政治服务”的理念，读了这些文字之后，你是否觉得，李季的“忘我”，李冰的“沉醉”，除了一种政治理念的驱使之外，是否同时还受着一种生命力量的召唤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李冰的诗中，你除了读出了一代人的政治之外，是否同时也读出了一代人对于生命的意识和感受呢！

忝为序

1998年1月14日于珞珈山面碧居

目 录

序 (一)	贺敬之(1)
序 (二)	於可训(6)

抒情诗、中短篇叙事诗

我回来了	(1)
大娘	(5)
一条大道	(9)
红灯笼	(14)
将军的妈妈	(25)
看花	(27)
你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祭刘胡兰	(29)
寻找幸福的姑娘——给女勘察队员	(35)
巡视长桥,巡查大道	(38)
海上的歌	(44)
红花	(46)
晚会	(48)
“五壮士”	(50)
两个小姑娘	(58)

最后一个通过	(66)
闹钟	(75)
长桥夜曲	(85)
果园歇脚	(87)
花布说明书	(89)
兵书宝剑峡	(91)
秭归歌	(94)
香溪歌	(97)
夜雨波涛时	(99)
航标灯	(100)
滟滪堆	(102)
对我来	(104)
夔门开	(106)
夔门舵工	(109)
黄河梦	(123)
峨眉访花	(131)
峨眉仙女	(133)
风浴、雨浴	(135)
永远活在天地间——怀念周总理	(138)
长河之歌——致长江	(141)
黄鹤楼颂	(143)
渭水童话	(145)
生我的土地	(151)
大海的女儿——写给张海迪	(153)
楚天行	(156)

我喝过襄江水	(156)
金色的大军	(159)
楚古都	(162)
水	(163)
三峡奇景——献给长江葛洲坝	(165)
胸怀异采——赞电池	(169)
春雨	(172)
夜空的星星	(175)
稀世名花	(178)
闪光的火焰	(180)
花师	(182)
这面战旗——上甘岭特功八连纪事	(184)
勋章	(186)
娇子——上甘岭特功八连纪事	(189)
军长的一项命令——上甘岭特功八连纪事	(201)
鲁班修赵州桥传说	(210)
有感	(231)
山岭的回响——一个老兵的旅游记	(232)
黄河	(237)
大禹像	(240)
飞驰的星	(243)
宝塔	(250)
小米	(252)
祁连雪峰	(254)
天山月	(257)
旗——一个老兵的故事	(259)

杨家岭的声音	(262)
--------------	-------

长篇叙事诗

赵巧儿	(265)
刘胡兰	(314)
长 桥(节选)	(348)
黎明	(349)
红日东升	(358)
深夜	(361)
巫山神女	(376)

我回来了

—

月儿圆，
月儿亮，
塞外的平川望不到边，
桑干河，白茫茫。
北风撕着我的衣裳，
树林里有几点灯光。

我进了村庄，
我听见狗咬，
我又闻见莜麦香。